

Chapter 02

生於1954

梅丁衍

Mei Dean-E



訪談者：林志明（以下簡稱「林」）

受訪者：梅丁衍（以下簡稱「梅」）

當時的苦悶需要顛覆這樣的學院體制和環境

林：梅丁衍老師您好，在做此一策展的同時一方面做研究：為了避免觀點的狹隘和單一，所以這次展覽邀請不同年代的藝術家互相交織，一共有12位。我想來訪問梅老師幾個問題，除了對於戒嚴跟解嚴的看法外，還有一個是當作品進入畫廊時，會有一個價格，然而也一定會有一個價值，那在這個脈絡裡面去回顧，價格能不能彰顯這個辯證，展覽在畫廊舉辦，請解說藝術進入畫廊之後的價值：在這個脈絡裡是什麼，您會選哪一個作品在畫廊展出？另外會建議、推薦哪件作品是跟這個主題有關係的？

梅：聽起來是要從作品來說會比較具體是一點。

我曾經做了一件作品「燦柱」，這件作品是關於黃榮燦的，對我個人來講，思考戒嚴跟解嚴的關係，第一個意識到的是關於白色恐怖。因為對我來說就是思想言論、藝術創作、文藝的箝制。偶然看到黃榮燦的作品，在90年代初大約解嚴二、三年後，台灣媒體很熱衷地去挖掘關於228或過去白色恐怖的資料，剛好趁著媒體的熱度，慢慢了解白色恐怖的複雜和深遠。

藉由黃榮燦的事情，台灣美術史的書寫雖然有包括日據時代的脈絡，在我成長的過程中，因為我個人受到中國的思維模式影響，所以曾經掙扎過自己怎麼看日據時代的老前輩們，跟我的脈絡問題。

換句話說我的狀態應該是在戒嚴時代，但是在6、70年代文藝應該已經是比較寬鬆的文藝環境了。但這個寬鬆本身含糊的概念，包含受到美國文化的影響，美國文化把日本文化趕走，以及中華民國政府來台灣之後，雖然有復興中華文化，卻微妙地透過各種媒體把美國的文化和價值帶過來，所以在我的成長過程中，大概就是看好萊塢電影、美術成長的，也許這個對比，跟我印象中日據時代受日本教育的美術老師間的藝術觀，那個落差就被建構起來

了，總認為日據時代的老畫家落後，跟他們有代溝。

我在尋找新的世代銜接，剛好所謂的東方、五月畫會的成員都出國了，包括自己後來到紐約念書，可能也是留美潮的帶動。從日據這個歷史，或是經過 228 到解嚴、到美國文化進來台灣後去擁抱它，這中間我包括大學教育的養成、後來要當藝術家時思考我該做甚麼作品。

1980 年我在退伍第二年開了第一次個展，在龍門畫廊，當時的作品是用達達態度，用諷刺社會、政治，所謂荒謬的經驗來創作一個複合媒材裝置的展覽，後來引起前輩蘇新田等人的注意和鼓勵。他是 60 年代畫外畫會的重要成員，還有李長俊，兩位就在《雄獅美術》針對我的作品做一個正面一個反面的評論。

那時我感覺創作帶來的回響比較有意思：大學的時候沒有老師鼓勵，反而是社會上不認識的藝術家，達達的概念對於社會無形的抵抗、反諷那樣的態度受到肯定。後來以此作品拿去紐約念書〔普萊特學院〕，也帶著達達的態度去紐約學達達，作為我對現當代藝術的創作信仰，因為當時對老師的創作觀、對老師的教育或是說法感覺困惑不理解。在社會上我得不到當時所謂抽象繪畫的養分，在那時候有這個怨氣，並且有了出口，並得到蘇氏等人的肯定和信任。

當時的苦悶需要顛覆這樣的學院體制和環境，那時候也沒甚麼畫廊。

就在我畢業之後，《雄獅美術》掀起了一波鄉土文藝運動，當時的鄉土就是寫實，一窩蜂畫一些象徵題材，對我來說寫實不是什麼新的藝術形式，鄉村這個題材，大家都用照相機，照相寫實也剛好流行，拍了照片之後就一物加上另一物，就可以得獎被捧紅，有人會說這是台灣鄉土美學很重要的未來性。

我當時也是有一股講不出來的怨氣，就覺得論技法不怎麼樣，論方法也覺得有點鈍，但那樣的藝術表現方法被肯定：這些都是我對社會的苦，當時還不太清楚馬克思將社會寫實主義作為對抗資本主義意識型態的那種解讀，但我就覺得要革命，當然也只是幻想。

我認為達達的精神對當時台灣環境來講是一個革命的契機，後來也跟一些朋友聊過，就對左翼、黃榮燦產生興趣，對左翼同意，那應該對達達這種事情

產生矛盾吧，因為達達基本上跟馬克思比起來完全是唯心、虛無主義。我帶著莫名怨氣做著達達的題材去紐約找靈感跟發展性，那時紐約已經到新表現主義繪畫的天下了，沒人理會達達跟裝置，同學都在畫抽象表現，覺得自己好像來錯地方，生錯時代了。

我感覺最大的問題是東西文化落差

梅：紐約這個大環境讓我思索自己對於達達精神，能依附在甚麼立場上走下去？

根據定居生活的體驗，我感覺到最大的問題是東西文化落差，這個線索剛好跟我長期以來中國五四運動這個脈絡聯繫起來。

接著我順便講的就是當時在中文報紙《中報》當美編，那個《中報》拿的是中共的資金在運作，是傾左統派的報紙。那在海外看到這些言論比較自由的報紙新聞就特別地注意，所以那時候也跟很多左統觀念的留學生有交集。那段時間讓我得到兩個優勢，台灣的所有新聞都先掌握到。

關於戒嚴這件事情，我雖然不在台灣，但比台灣所有藝術家關心的還要多。那時有很好的處境，新聞資料知識背景上，台灣不敢談的我可以談，戒嚴、白色恐怖、二二八、保釣運動……等。在中文的生態裡面生活，就開始沒講英文了。我在紐約就想作為一個藝術家該怎麼做？才發現「IDENTITY」身分認同這件事。

我們談戒嚴時沒解決的問題就是「內戰的延續」

梅：從台灣在日據時代的老師教導到美式的文化影響，領導者的政治立場搖擺，這樣等於是被點綴的美術系，老師們也不談激進的藝術，這一切的問題就卡在「戒嚴」這兩字，而我們談戒嚴時沒解決的問題就是「內戰的延續」。

不只是說法而是現實，有飛彈還對著我們，所以本來想聊解嚴、戒嚴，我一直認為解嚴這件事情，也可以被解讀是國際情勢所逼，因為退出聯合國、還有台美斷交、中美建交……等等的現實問題，逼得國民黨認為，看樣子只有

跟美國民主化開放一樣才可以走下去。

所以我不覺得解嚴是政府的誠意，因為內戰的意思還在，包括現在的台獨意識或內戰意識所帶出來的問題。我認為戒嚴解嚴的觀點越來越輕浮了，它不是一個左右派的問題，而根本就是意識形態，我們把戒嚴和解嚴列入與白色恐怖相關：對左翼的恐共長期教育之下，於是反共、反中，然後在美國的文化策略下，我們要民主自由，我們現況搞不好比美國自由，但不敢說台灣獨立，因為有飛彈對著我們等等……。

我認為戒嚴跟解嚴一直沒解決，也就是「IDENTITY」，是來自意識形態，包括五四運動以來的中西合璧、中體西用或是全盤西化，台灣可能目前朝的是全盤西化、去中國化這樣的論述。.

研究黃榮燦這件事情，就剛好解開了我對於出身受美國教育的困惑，因為背後帶的不只是戒嚴、白色恐怖、恐共，黃榮燦被槍斃時也沒有人敢談這件事情。

當然除了內戰還有治安問題，但是我更感覺到國民黨確定要復興中華文化，來完成統治台灣的一種佈局。這件事情是我研究黃榮燦之後得到的。當然黃榮燦的立場與作為全部公開以後，我以為兩岸問題或文藝的問題，或者是這些統獨問題，大家稍微可以理性一點，結果發現大家就算知道也不認為那個是觀點。台獨人士會把黃榮燦那件作品，當作台獨的符號而不管內容，是那個國民黨軍人殺了台灣人，他只要這個〔觀點〕。所以我研究黃榮燦，也把他跟戒嚴綁在一起，黃榮燦的問題沒有透明化，台灣不會解嚴。

我的創作把台灣美術史活生生的人物事件當作藝術，對於一個觀念、具體的研究和書寫挖掘，我也認為是一種創作。像 1996 年第一屆二二八美展「悲情昇華」中，在美術館我就做了一個祭壇，把黃榮燦的作品放上去。他根本上是不是藝術也不重要了，重要的就是有這麼一個人和事件發生。〔梅丁衍作品〈向黃榮燦致意〉〕

這個聽起來像是在講故事，但重要的是他是有未來性的涵義發生在裡面，兩岸還沒解決的問題，包括身分認同、東西文化。

林：國民黨早期和共產黨是不分的，國民黨裡面有左傾的成分，甚至是和蘇聯有合

作的，跟史達林甚至有某種合作；蔣中正則比較複雜，他也有跟法西斯合作。黃榮燦的木刻版畫，提到社會寫實主義那樣的成分，是國民黨裡自己就有各式各樣的勢力和各式各樣的派系，或不同傳承的東西。當年的國民黨也存在著各種內鬥和清黨，郝柏村還寫過戰時的研究，當時大軍團的指揮以及軍事訓練內部也有問題。

那麼當時國民黨撤來台灣，像難民那樣遷移時常常會有臥底、匪諜、或是通共的一起來，於是他們就要把和大陸有共通聯繫的人清除掉？

梅：國民黨打敗仗，台灣是唯一的據點，他們想盡辦法清鄉，為了鞏固勢力，如果有嫌疑的話無論台灣人或外省人都殺掉。

林：在美術界的一個證明是，白色恐怖不是省籍問題，他是意識形態的問題，甚至不是意識形態的問題，而是一個威權高壓統治的問題，不管省籍，很多受難的人，本省外省人都有。

只要是受密告：在戒嚴時讀書會、或是集會遊行都是被禁止的，像是遊戲「返校」裡面的背景就是這樣子的。

梅：意識形態裡面也夾雜著個人恩怨。

林：戒嚴也複雜地作用到藝術上，好幾位藝術的教師包括黃榮燦、劉獅……等周邊的其他人都受害。

梅：劉獅是劉海粟的侄兒，劉海粟留在中國大陸，就是當時中國美術學院第一個畫裸體的，當時國民黨的保守派是不認同畫裸體的。

蔣介石是中國文化的保守派

林：在 1930 年代的上海有左翼的連線，跟他們在對抗，以魯迅為首，包括很多電影的作者、藝術家……等等在與國民黨鬥爭，有點是內戰的延續。

梅：藉機補充我曾經想過的一個概念，蔣介石在台灣復興中華文化，固然是對應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但是嚴格來講他提出復興中華文化的時候，文革還沒有發生，所以我應該說蔣介石是中國文化的保守派，資本主義封建的保守派。他主張軍權都要集中讓中國穩定，這樣的右派領導思想。所以第一他不能接

受左派的共產主義，第二是他認為五四運動以來，鬧學潮的人都是受到左翼社會主義的影響，要反帝、反侵略這種偏左的論述。但背後有一要點：這種左派並不是馬上聲稱「共產主義萬歲」，而是要反對國民黨的專制，所以蔣介石是保守主義，一看到觀念跟他不一樣，他就提前預防，像是李仲生畫的抽象畫，本來沒有問題，因為抽象畫不會變成共產黨，但後來有這麼一句話「開放現代主義繪畫到極端，就是引入共產黨！」

林：那因而是自由化和思想的解放……

梅：這個理論是對的，在歐美的基督教世界不管，但在中國有一個儒教。蔣介石是信仰的問題，他認為中國文化不可以被現代主義瓦解，所以反五四運動，反五四運動順便就反左了。整個來講他堅持「中華文化萬歲」這件事情，不但反共也反自由，所以我們現在講戒嚴、解嚴，還沒有抓到國民黨當時真正的理念。

林：他背後其實當時是法西斯式的思想，集中威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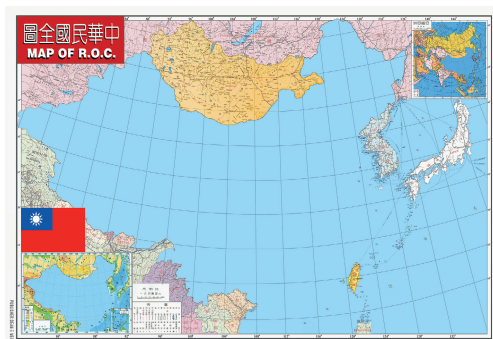
梅：而且他是假藉保守派利益問題

林：法統加傳統……

梅：他反對自由。

林：梅老師你的作品《燦柱》，在過去的資料裡面有一張照片背後，放有另外一個作品，是一張有著台灣的世界地圖。

梅：那是展覽的時候剛好擺在一起的。



梅丁衍作品，左圖為《燦柱》；右圖為《中華民國全圖》，悶噴墨輸出於藝術紙(65×94cm)。

林：兩件作品的對照滿有趣的，剛好呼應這個展覽的議題。中華民國某種程度上已經結束，國民黨單獨治理的狀況也已經結束了，但台灣也沒辦法叫台灣共和國，所以「被迫」借殼上市，是一種華獨的概念：中華民國作為一個政治實體，堅忍地獨立下來，卻沒辦法變成台灣共和國、也沒辦法跟大陸統一、又不能丟掉這個國號，於是繼承下來後內容改變，變成中華民國在台灣，再慢慢變成中華民國「是」台灣。

最近出了幾本書，一本叫《意外的國度》，另一本叫《意外的國父》，蔣介石、蔣經國、李登輝都有寫在書裡面，還列了毛澤東、尼克森幾人做討論，就把兩岸分治的這個局面形塑出來了。書裡面有一些解密資料發現，蔣介石最後在退出聯合國前夕，已經接受了一國兩席，還有中華台灣共和國這個名號都曾經提過，甚至還向沙烏地阿拉伯提出民族自決權的問題。這事情就變得內外有別，對內的說法是漢賊不兩立，對外為了活下去而說法變得很彈性。

所以我覺得你那件作品好像契合我們在解嚴三十年之後辦的這個展覽。

梅：那件作品叫做《中華民國全圖》，在圖裡面把中國給 DELETE，刪掉了。

林：我們畫地圖的時候都是以大陸為核心，台灣依附在它旁邊，可是那個地圖就只有台灣，而中國大陸的部份，那個秋海棠形狀的地形都是海。這兩個對照很有趣，擺在一起，後面那個很符合那個議題，即台灣以中華民國借殼上市的狀態，那件作品好像正好符合那個狀況。

梅：我們談戒嚴跟解嚴到最後就是「統」、「獨」的問題。

林：延續下去的問題還有後冷戰，有一種談法是，我們把台灣跟中國的關係看作是兩岸關係，但那是因為我們在一個中華民國的意識型態裡面，不能說他是國際關係，兩岸關係現在還是有陸委會專門處理兩岸關係的問題。

在各種霸權的鬥爭裡面，美、日、韓、南海、東海……等問題，台灣夾在這些棋局裡面，完全用兩岸關係會侷限了思考的幅度，因為這裡面的「玩家」不只管理兩岸關係，不能只用兩岸關係思考大陸問題，我們必須放眼區域裡面，包括南海在內各區段所有棋局的佈局者，包括印度也加進去。

梅：那我們怎麼去看這個現象跟解嚴的關係，剛剛講所謂的後冷戰，在戒嚴的時候冷戰期間就已經變成這個狀態了。

假借戒嚴的名義來反中

林：我的看法是解嚴只是一部份而已，並沒有改變基本的 condition（狀態、條件），造成戒嚴的 condition 背後還有一段，那一段並不是我們解嚴就可以結束的。

那個態勢存在著我們不能夠隨意決定的部分，那部分隨著整體的國際形勢形成，我們在裡面能操作的很有限。但是反過來講，如果我們身為一個民主自由的地方，而且支持了很久、也被人家承認，算是成就好了這個態勢，在這個區域有它的地位。我們就不只是跟美國綁在一起，我覺得這是一個有意思的地方，如果再撐久一點就有意思了。

因為台灣的價值有一部份在於，它做為一個華人社會裡面，比較民主自由的身分，還是有賴於解嚴的完成，慢慢的整個後續在三十年後完成了，台灣其中一個會被支持的地方是在這裡。香港看起來是沒辦法了，新加坡就一直是那樣，甚至可能會更嚴重，它的國際壓力也很大。

梅：我最近跟一票左統的學者討論意識形態的議題。他們認為，就中國來講：中共對蔣介石，最不能原諒的其實不是戒嚴這兩個字，而是假借戒嚴的名義來反中。

中國現在就是「統」的問題，不再是左派跟右派兩邊的問題，所以他在意的是反中。在中國的那些老外跟年輕人他們對台灣的認知，是戒嚴等於台獨，我們現在談戒嚴可以更大膽地來談，就是說戒嚴除了培養老百姓認知，來台灣人民現在變成外省人，外省人當然就反共在逃難。

台灣人也開始對共產黨討厭，討厭共產黨背後當然就夾帶美國價值，所以戒嚴就是支持美國，是這個概念。現在倒過來用各種理由說戒嚴不民主，其實中國政治人物他們認為：你們就是想擁抱美國，我的左派朋友跟我的對話是這樣結束的。他們認為沒有甚麼叫做言論自由，就是你們想獨，戒嚴是造成台獨之中的大劊子手，這樣子來解讀，而解嚴呢，解嚴就是真正要落實台獨啦，所以他跟中國文化，跟剛剛講的就是都無關，跟黃榮燦也無關了，在大陸那邊發表文章也看你有多少台獨意識在裡面。

林：大陸他們的觀點很不一樣。

梅：戒嚴除了我們台灣老百姓之外、政治腐敗之外，就是抱美國大腿。我們現在台灣人在罵戒嚴，「為什麼不感謝蔣介石抱美國大腿，而感謝戒嚴呢？」老外會這樣想，果然也有很多早期的人開始懷念蔣介石、戒嚴時代國民黨，他們也是從意識形態來理解：他們就認為「美國是對的，所以戒嚴是對的」。這個邏輯，我們講因為美國要反共，所以要蔣介石戒嚴這件事情，是大家很好想的。

這很複雜但是國民黨不承認，內部自己都搞不清楚狀況，保釣運動的時候馬英九也在美國留學，他是密告者。國民黨台灣去的那邊很多就是左統的，包括進到聯合國的，包括郭雪湖的兒子。

